

反卜林右派集團材料彙編

第二輯 目 錄

◀ 揭露与批駁 ▶

- 卜林反党集团陰謀大暴露…………… (1)
- 卜林对更改自治区工作的猖狂破坏……………高 瓦 (10)
- 卜林在省市文字會議背后的陰謀活动……………杜春志 (13)
- 卜林集团在全合台一帶的反动活动……………徐 琢 (18)
- 右派分子卜林是怎样拉攏民族干部的，又是
为了什么？……………李樹成 (24)
- 民族中学教职員清算卜林罪行……………程 豁 (27)
- 沃男揭發卜林的反党活动…………… (33)
- 沃振亞揭露單章宝的反党活动…………… (36)
- 揭露卜林右派集团骨干分子，党的叛徒吳維荣的反党罪惡
活动事实…………… (39)
- 揭露卜林右派集团骨干分子，党的叛徒吳文盛的反党罪惡
活动事实…………… (48)
- 揭露卜林右派集团骨干分子，党的叛徒阿俄的反党罪惡活
动事实…………… (54)
- 揭露卜林右派集团骨干分子，色热的反党罪惡活动事实… (60)
- 揭露党的叛徒，右派分子單章宝的反党罪惡活动…………… (66)
- 正直的达呼尔族人民起來，徹底粉碎卜林反党集团陰
謀！……………范景陽 (71)
- 卜林集团謊言片断……………李樹成、杜春志 (73)
- “逃亡”之說純系捏造……………程 豁 (74)

卜林的“自治”是反党的招牌·····	傅琳 (76)
动听的“口号”休矣!·····	程豁 (79)
揭露卜林在省政协会上提出三条矛盾的陰謀·····	
·····	李樹成、杜春志 (81)
事实勝于雄辯·····	李紹成 (82)
卜林的反动丑史·····	杜春志 (83)
卜林就是这样一個一貫反党的政治野心家·····	烏勒吉 (85)
几封群众來信·····	(87)

◀ 群众斗争情况 ▶

民族中学全体师生集会声讨卜林·····	(90)
民族中学全体师生参加反右派斗争·····	(92)
三个战场分头围攻右派分子，卜林反党集团宣告瓦解，卜林反党集团骨干吳維荣、色热、阿俄、吳文盛开始交代反党罪行·····	(94)
阿俄低头認罪·····	(97)
在教育工会委員擴大会上卜林低头認罪开始交代問題·····	(98)
齐齐哈尔各族群众集会痛斥卜林罪行·····	(100)
群众反卜林右派集团斗争中的一部分大字报·····	(101)

◀ 附 錄 ▶

卜林右派集团骨干分子互相揭發的反动活动事实·····	(110)
莫日根給卜林的一封信·····	(129)

揭露与批駁

卜林反党集团陰謀大暴露

卜林原來是个有口号、有綱領、有策略、有行动的右派陰謀集团的首腦，这个右派集团長期在郊区活动，他們企圖根本推翻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制度。现在这个集团已經分化，部分成員开始交代集团的内幕。

右派分子卜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在市政协会上被揭發和批判以后，近两个月來梅里斯达呼尔族区的廣大群众、干部和青年，連續在市和梅里斯达族区的民族座談会及共青团活动分子會議等許多集会上，紛紛譴責卜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并且廣泛揭發了卜林的幕后活动，揭开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底。据各种會議的揭發：卜林原來不僅是一个有言論、有行动的右派野心分子，而且是一个有口号、有綱領的陰謀集团的首腦。長期以來，这个陰謀集团在它的首腦右派分子卜林的直接参与指使下，披着少数民族的外衣，打着自治旗号，戴着“代表民族利益”的假面具，利用各种可乘之机，在齐市梅里斯达呼尔族区及附近一些縣份，進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陰謀活动，妄圖从齐市梅里斯达族区开始，根本推翻党的領導，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在各种會議上，卜林右派集团的部分成員，在群众憤怒譴責和無情揭露下，已經开始交代了一些問題。

卜林一貫仇視党和社会主义，他的陰謀活动由來已久

人們揭發表明：卜林是偽滿建國大學的學生，他家是地主成分，土改時，卜林的家被鬥，因此，卜林對於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一貫仇視。早在“九三”解放當時，卜林就曾追隨達族反動頭子吳化民、鄂鳴中等搞正義黨，搞內外蒙合併，成立所謂“蒙古自治共和國”，卜林並親自下鄉宣傳，搞簽名運動，反對共產黨，反對烏蘭夫同志。一九四七年內蒙進行土地改革時，卜林又站在大地主的立場上為封建地主辯護，向群眾宣傳說：“蒙古無階級，不需要搞土改。”企圖破壞土地改革運動，使貧困的達族農民繼續處於封建地主的統治壓迫之下。

卜林披着民族外衣，打着“自治”旗號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也是早已開始了的。梅里斯達族區付區長茫哈揭露說：早在去年五月的蒙古族語言科學討論會上，卜林就曾經陰謀串通到會代表要求“自治”。當達族文字方案被與會代表通過以後，卜林就荒謬地向會議提出“現在達族文字有了，但是沒有達族自治的機關，文字上那用去！”接着他就宣傳了他的“自治州方案”，要求大家聯名向中央要求成立“自治州”。會議結束以後，卜林回來就大肆活動“自治”，鼓動達族幹部要求成立“自治州”。去年七月，根據國務院規定，和郊區人民特別是絕大多數達族人民的意願，召開更改原齊市臥牛吐達呼爾族自治區會議時，卜林參加了會議，乘機大肆進行破壞活動。據吳文盛（達族——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秘書）交代和何玉（達族——市梅里斯達呼爾族區共青團委付書記）揭露說，卜林到區後暗地召開了多次會議，拉攏一幫人（除吳文盛、何玉以外多是他的學生），宣揚他的“自治州”方案，劃地圖，煽動達族群眾和黨和政府鬧對立。為了使反黨反社會主義陰謀活動不露馬脚，卜林指揮它的集團成員，在討論會上不說漢話，把達族語言說不了的“州”和“縣”字，用同音的“粥”和“綫”加以代替，致使會議期間黨的領導作用不能實現，破壞了會議的進行。卜林集團的骨幹分子色熱在這次會上以極其蠻橫的態度對待劉付市長，卜林暗地鼓勵他說：“你真勇敢，敢和劉市長頂嘴，是一個有熱血的達族青

年，你好好干，以后我送你上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去。”他鼓励另一个蛮不讲理的阿古说：“你这样顶刘市长作的对，以后他们就怕我们了！”共青团员何士格揭发说：“在去年更改自治区的时候，卜林和刘市长一块来的，但他不是积极的从正面进行工作，反而和刘市长唱对台戏，卜林曾在田地秘密召集一伙人开会，动员这些人不要听党和政府的话，要求搞自治州。会开完以后，卜林又说：现在有人监视我，你们赶快离开。”

封官许愿，拉拢干部培植反党势力

卜林为了实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企图，他在他的各种活动中，极力拉拢一些立场不稳、对党不满和一些仇视社会主义的人，扩充他的反党势力。卜林拉拢干部的方法是极其卑鄙的。已经被拉下水成为右派分子卜林在党内的代理人的梅里斯达族区付区长吴维荣在民族干部座谈会上交代说：“当我被选为付区长以后，卜林对我说：你当付区长是去年市政协会议时，我和杜金奎提你和鄂英寿作区长候选人的。他还对我说：现在群众都说你好，茫哈赶不上你，将来你可以当正区长。因此我一直以为我当付区长是卜林提拔的，把卜林看成了是自己的恩人，比党还亲。以后，卜林又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提拔我，要调我到省民委工作，要提拔我当中央在我省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站的组长，要我去做省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另外还向我许愿说：你比茫哈威信高，今年六月省和中央召开达族文字会议时，不叫茫哈（达斡尔语文工作委员会委员）去了，你去参加。并且告诉我：中央召开达族座谈会时你也去，把达族自治问题在会上提出来，现在你可以好好准备一下。因此我觉得卜林处处关心我，为了个人主义的野心，我也就甘心情愿地作了卜林的俘虏，把卜林看成为亲人。我有许多事情背着党组织向卜林讲了，参与了卜林的反动活动成了卜林在党内的代理人”。

卜林用封官许愿的方法争取人和拉拢人并不是仅使用于个人的身上。他对民族中学达族党员付教导主任沃男说：“咱们学校分

校后你看誰作教導主任？誰作團總支書記？党支部書記我看还是你作好。分校以后，你的爱人也可以調來學校工作。”为了拉攏吳文盛，他对吳說：“多英寿参加市政协民族工作組不起作用，我看應該換你。”他对体委达族干部郭長海說：“市民委缺达族干部，將來我可以調你到民委去作民族工作。”对体委胡定海說：“你好好鍛鍊將來調你回學校当体育教員。”郭連信是达族轉業軍人，現在实验中学任軍体教員工作，卜林也欺騙他說：“你是黨員又是轉業軍官，我已經和市委組織部、统战部都談過了，可以調你到郊区公安局工作去。”郭連信因为輕信了卜林的謊言，事后曾找到市委统战部去質問組織上說：“为什么決定調我，你們不調？”卜林不僅以封官許愿的方式拉攏人，而且对达族干部在生活上还假惺惺的表示关怀，甚至以帮助介紹爱人，給爱人安排工作等手法來攏絡人心。因此弄得許多人不安心工作，看不清卜林的真面目。

在达族群众中，卜林極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关心民族利益的人物，因而他的集团成員也就竭力替他宣揚，如卜林一次去郊区全和太、罕伯岱、紅河等地开会時，在會議上吳文盛就向群众說：“卜林是省政協委員、省民委委員、市民委付主任、民族中学付校長，有事可以和他說，能解决。”卜林集团骨干分子色热更为卜林吹嘘說：“卜林对民族最热心，对民族有利的事認可掉腦袋也干。”这些追随卜林的人甚至还不惜無中生有的歪曲事实，宣傳什么“郊区莽格吐大水壩是卜林建議修的，达族文字是卜林給創立的，民族中学大樓也是卜林主張盖的”。他們企圖夺人民之功，極力想把卜林捧为“达族人民的領袖”，迷惑达族人民离开党，而去順从卜林。

捏造事实，煽动「自治」，妄圖建立卜林的「天下」

达呼尔族区域自治問題，在更改臥牛吐民族区時，已經經過了达族人民廣泛的討論，大家認為郊区現在的經濟基礎和郊区与齐市的关系不適合搞自治，而且在人口的比例上也相差太懸殊。如果成立自治縣，达族人口还不到百分之十，而成立自治州，达族人口僅能占

全州人口的百分之二到三。这样的条件搞自治对于未来达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郊区人民和达族人民一致选择了建立目前的齐市梅里斯达呼尔族区。但是，卜林却没有因为达族人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终止他搞“自治”的野心和阴谋活动。

今年春天卜林从中央开文字工作会议回来之后，就暗地里向他的集团骨干分子吴维荣、阿鄂、色热、吴文盛等散布谣言，说他在中央开会时提出了达族自治的要求，人大民委办公室主任夏辅仁对他讲了：“达族自治州如果搞不起来，最低也要把过去的纳文慕仁盟恢复起来。”并说，夏辅仁向他透露：“达族自治问题时机已到，条件已成熟，可以建立，就是中央没有下令，谁也不能说。”并且他又说他在省里听统战部张部长说“省里也在考虑达族自治问题。”极力鼓吹他的心腹和一些不明真相的达族干部积极活动，发动群众争取“把自治要求从下面提出来。”为此，卜林的集团分子们就大肆向群众宣传活动。他们向群众宣传自治的好处说：“自治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说了算；第二，花钱方便，搞宴会热闹；第三，能多培养干部，群众办事方便”。共青团员晶露在郊区共青团员活动会议上揭露了卜林集团骨干分子色热的猖狂活动时说：有一次刘区长到莽格吐去开会，色热以后也去了，色热碰见我就问“刘区长来干什么？会开的怎样？有没有人在会上要求自治？”我说只有两、三个人提。他说你怎么不提呢？并说“自治是民族解放斗争。”当时我批判了他这种说法，我说一九四五年不是已经解放了吗？色热回答说：“解放的不彻底！”他并说：“省市不支持自治，我们要大闹一下。如果自治不解决，可以打到第三国际上去告毛主席。”

不仅如此，这个右派反党集团还制造了“三大主义”作为他们污蔑、进攻党和社会主义的武器，他们提出在所谓“自治”问题上反对“大汉族主义”，在文字问题上反对“大蒙族主义”，在拉拢达族干部上反对“流族主义”。他们散布：汉族干部不积极支持他们搞“自治”，就因为存在“大汉族主义”，煽动说：全国达呼尔

族語文工作委員會討論通过的斯拉夫字母形式的达語文字方案是，蒙族要同化达族，是“大蒙族主义”，說：不肯与他們同流合污跟他們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正直的达族干部是“流族主义”，“是民族叛徒”。他們企圖用这三个“主义”把所有維護正义的人們的嘴給封住，以便他們更明目張胆地進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卜林不僅充分地运用他的集团成員到处鼓动“自治”，而且还親自出馬，在省、市的文字座談会上，在梅里斯达呼尔族区干部中間，几次召集秘密集会，大肆策划“自治問題”。在一次卜林参加的由吳維荣盗用区委名义举行的达族干部秘密集会上，卜林詳細講了他的“自治州方案”，一个是單獨成立达族自治州，一个是把鄂倫春族也划在內，成立联合自治州，他在会上煽动說：“自治是个大問題，中央在考慮，內蒙莫力达瓦旗为了和我們在一起成立达族自治州，都把內蒙古自治区党委建立达族自治旗決議否決了，現在就看我們了。”卜林集团骨干分子阿鄂在会上說：“大家回去要大力宣傳：阻碍自治的就是大漢族主义，應該積極斗争。”色热則提議要馬上“把自治州的筹备机关建立起來”。吳維荣則向参加会的鄉干部布置說：“回去可以搞小会進行醞釀”。在这次会上卜林还和他的集团成員密謀召开公开的达族干部會議，讓区委書記（漢族）也参加，对区的党委施加压力。吳維荣在交代中說：“我們打算在这个达族干部会上，把問題攤开，向区委施加压力。”他們还想利用区人代会机会，把达族要求建立自治州作成決議，因此吳維荣等就在区委討論政府工作报告時，坚决要把自治問題寫在报告上，但因大多数区委沒有同意而未得逞。这次会上，卜林集团分子在卜林直接的鼓励下猖狂到了極点。

卜林还借了解文字問題为名，親自到郊区全和台、罕伯岱、紅河等地煽动群众搞自治活动。說什么“自治是达族子孙万代的大事”，發动大家起來要求成立自治州。在罕伯岱，参加他們会的人对自治問題沒有要求，色热在会后就責备参加会的人說：“你們为什么不提自治呢？提呀！往自治州上提！”

卜林和他的集团究竟为什么对自治这样積極？他們本人已有所交代。卜林在统战部檢討時說：“我很羨慕加盟共和國，我也想過，將來自治州建成了也有我一份。”吳維榮說：“我想過搞成自治縣后，我怎么也能當個縣長。”卜林就怕大家对“州”不使勁，鼓勵大家說：“成立了自治州，縣就好办了。”吳維榮对何玉說：“你別看你現在是团的区委書記，將來你是团的州委書記了。”參與了該集团活动的区人委秘書、黨員沃振亞自己講：“將來成立了自治縣，我怎么也能做個科長。”色熱井和吳文盛說：“成立了自治縣，你还不是自治縣的统战部長兼民委主任啦！”

破壞達族創立文字的工作，破壞黨的農業合作化政策

卜林和他的集团向党進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對創立達族文字的工作進行有組織的破壞。卜林是全國達族語文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他借着這個职位的方便，一方面借用搞文字工作的名義，大力販賣了他的“自治”要求，另一方面又借反對全國達族語文工作委員會通過的達族文字方案，破壞文字創造工作。早在去年五月的蒙古語言科學討論會上卜林親自舉手通過了以斯拉夫字母形式的達呼爾文字方案，可是回來並不認真向群眾傳達、貫徹，相反地，却在私下里說他同意斯拉夫方案是被迫的，并借廣大群眾不懂的情況，和他集团成員阿俄、色熱等人宣傳斯拉夫方案不好，是蒙古族搞的，是蒙族要“同化”達族，是“大漢族主義”，煽動群眾反對斯拉夫方案。為了破壞達語工作委員會通過的方案，并在市民族座談會上大罵達語工作委員會的專家是“什麼專家”！“大斯拉夫主義”！由於這樣有組織地破壞，本來已經齊齊哈村進行的效果很好的達文試行推廣工作，中途告廢了，原來擬定在六月間召開全國達族語文工作委員會進行決定推行的日程，也不能進行了。

卜林集团的破壞活動，在對農業合作化政策上也很猖狂，卜林竭力製造一種空氣，似乎達呼爾民族當前的唯一問題，就是“自

治”問題，自治就是一切，只要自治什么都可以不要。他曾說過：“為了自治，達族人民晚走幾年社會主義也行。”他的集團成員就宣傳：“鄂倫春族在山溝里也成立了自治縣，我們自治也能行。”卜林在齊齊哈村視察的時候，煽動富農散寡婦等到合作社去要牛、要馬，經過卜林的煽動已從合作社牽走了180頭牛馬，使合作社生產受到很大影響。據紅河屯的金景海等人揭發：在紅河屯，卜林把兩個合作社的經濟利益上的糾紛，硬說成是民族糾紛，並在暗中煽動達族群眾要到法院告狀，向政府“將軍”。在罕伯岱卜林暗中挑撥達族群眾說，民族鄉的鄉址應設在罕伯岱，不應設在杜爾門沁，企圖擴大民族糾紛。

挑撥幹部關係，打擊積極分子，陰謀篡奪梅里斯達族區的領導權

卜林深知他的陰謀詭計難於欺騙黨的組織和達族中有遠見的人。因此，他一開始就把梅里斯達族區黨組織和達族積極幹部看作是他眼中之釘。當他把吳維榮等拉攏過去之後，就竭力挑撥他們和黨和群眾之間的關係。卜林向吳維榮說：我在省里聽張部長和別人議論說：“茫哈黨性強，聽黨的話，吳維榮年青，工作經驗少，威信不如茫哈，鄂英壽思想落後。”挑起吳維榮和茫哈鬧對立。卜林陰謀集團有計劃的想利用區人民代表會議的機會煽動群眾打擊茫哈。會前這個集團骨幹分子吳文盛到郊區散布空氣說：“區代表會要刮風了，人民代表們要把茫哈刮掉。”他們甚至誣蔑茫哈是“民族叛徒”說他“不辦民族事”，色熱更罵茫哈是“大漢族主義忠實走狗”。不僅如此，卜林還曾多次在“視察”總結中，在市政協提案中，在向省、市首長彙報中，以及在最近的省政協會上的發言中，大力攻擊茫哈，宣揚誇大他工作作風上的缺點，說他“沒有威信”，“群眾普遍有意見”，並在私下里散布說：“就是因為茫哈在中央沒有舉手，所以自治搞不成。”說他不關心民族利益，極力敗壞茫哈在達族群眾中的威信。

卜林集团对党組織進攻的具体口号，就是色热所透露出來的：“鼓励吳維荣，爭取高瓦、鄂英寿，打击茫哈。”高瓦是区委办公室主任，茫哈的爱人。卜林集团为了“爭取”她，卜林曾親自找高瓦談話說：“你过去在达族群众中威信很高，自从和茫哈結婚以后，群众对你也有了看法。你应该好好帮助茫哈。”为了“爭取”鄂英寿，也給他封过官。

为了破坏郊区党組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卜林集团骨干分子色热在群众中散布說，区上对待民族干部是“扣、打、压、騙”“少数民族干部都受压抑”。在市民委工作的卜林集团骨干分子吳文盛則在全和台、紅火等地向群众散布說：“你們有事区上不給解决，就到市民委去。市委書記、市長我們都能見，能給你們解决问题。”

不僅如此，卜林和他的集团还竭力往梅里斯达族区派遣心复干部，企圖根本改变区的性質，篡夺区的領導权。区檢察院檢察長，鄂英寿揭發說：“卜林極力通过吳維荣、吳文盛等企圖把一些对党不滿的、歷史上有問題的人調到区上工作，充实他們的反党集团。地主楊顯文解放后殺了好几个人，現在被管制，但吳維荣在卜林指使下，却去質問政府为什么管制楊顯文，說楊顯文可以作统战对象，还表示有時間要親自訪問楊顯文。”吳維荣按卜林的意圖并曾向区委提出介紹十一名到区工作的干部名單。其中有四名是地主子弟，三名是受过处分对党不滿的人，其余四名是区領導根本不了解的一些人。并准备把市里、龍江、富裕等地工作的卜林的熟人和学生大量地調到梅里斯达族区工作，以便擴展他們的陰謀集团，从質量上和数量上改变梅里斯区組織的性質，夺取区的領導权。

是个尙待徹底清算的危險的陰謀集团

徹底清算卜林及其陰謀集团的工作还是剛剛开始。这个陰謀集团的內幕还有待于進一步揭發。但就現在已揭露的材料來看，这是一个很危險的陰謀集团。就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員來看，为首的卜林

是被斗地主，其他部分骨干分子：阿俄、吳維榮、色热、吳文盛等人，都是一些对党不滿，受过处分或是被斗过的，甚至个别的是有血仇的。他們披着民族外衣，打着要求民族自治和代表民族利益的旗号，行的是变天換人，搞独立王國，不要党的領導，反对社会主义，分裂民族團結的反动陰謀。这个集团的陰謀除了十分明顯地表露在卜林的公开言論中，他們是有口号、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动、工作有分工的周密組織，他們用兩面派的手法，明一套，暗一套，借用各种合法名义進行活动的，因而得以猖狂于一時。但是，人們終于認出他們來了。現在擺在卜林和这个陰謀集团面前的是兩条道路：一个是向人民投降，低头認罪，徹底交出全部陰謀活动；一个是頑强抵抗，自絕于人民，被革命的歷史淘汰。

人們可以正告卜林和他的集团分子，对于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險集团，群众清算的風暴是不会留情的！

(摘自1957年8月29日齐齐哈尔日报)

卜林对更改自治区工作的猖狂破坏

高 瓦

去年七八月間，根据國務院的指示，我市進行了原臥牛吐达呼尔族自治区的更改工作。右派分子卜林以省民委委員的身份参加了更改工作。这个惡毒的野心分子，他的参加不是帮助政府为人民办事，而是乘机煽动群众要求“自治”，企圖实现个人的野心，嚴重地破坏了更改工作的進行。

自治区的更改工作，早在五月間就开始宣傳醞釀，原自治区廣大干部群众根据郊区与齐市的歷史的經濟文化关系，根据齐市重工業日益發展的需要，为了达族人民更快地繁荣和發展，都表示拥

护撤銷原自治區，並且願意留在齊市之內。但是，卜林是別有用心
的，他在七月下旬隨劉市長等市的首長參加更改會議時，首先就拉攏
一些具有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和個人野心的幹部和學校教員（許多人
成了卜林反黨集團分子），宣傳了他的區域自治方案，鼓動他們
要求“自治”。接着就針對黨和政府的工作組織了一系列的破壞。

會議的第一天，劉市長作了動員報告之後，卜林馬上就在私下
里給積極要求“自治”的教員色熱、阿古打氣，贊揚色熱是“朝氣
蓬勃的熱血青年”，並且利用師生關係拉攏一些教員開會，向他
們講：“中央和省的領導對我們自治沒有意見，就是市領導不同意。”
同時宣傳他的“自治州方案”，還拿出了他自己劃的“自治州地圖”
給大家看。下午討論開始，卜林親自參加了教員組，他帶頭“啓發”
大家，提出：“用什麼來代替原來的自治區機關呢？”色熱等人就提出
要“要求自治州，或者自治縣”。結果小組會就討論開了怎樣成立“州”，
或成立“縣”的問題。這時，在其他各鄉的群眾代表討論會上根本沒
有這股邪氣，代表們都紛紛表示擁護劉市長的報告。如莽格吐的安瑞
琛說：“我們建什麼縣呢？江南江北條件很困難，也沒有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讓老鄉到外地去辦事，群眾是不干的。”卜林自然不滿於
這種狀況，當天晚上的碰頭會，卜林不參加，他深入宿舍在教員和
群眾中又作了進一步的動員，幫助教員們劃自治州地圖，並且依色
熱等人的主張，向領導建議把教員分到各鄉小組去，以便向各鄉代
表宣傳“區域自治”。

第二天（七月二十日），這是卜林和他的反黨嘍囉們活動最猖狂
的一天。教員分散到各組後，卜林的爪牙就提出：“為了照顧老年
人發言，更廣泛地發揚民主，開會時只准說達話，不許說漢話。”
並且在談到自治州和自治縣時，都把“州”翻成“粥”，把縣翻
成“線”，并把劉市長叫做“劉哈拉”（姓劉的意思）使市的領導
同志們根本聽不懂他們說的話，整個會議完全被卜林和他的爪牙們
控制。各小組又有卜林的爪牙們帶頭，分別去找卜林，讓卜林輪流
在各組大講其所謂“自治問題”，宣傳自治州方案。卜林滿臉偽善，

自称是“为了达族利益”，动员大家“多想办法”，并且反复地拿出他的“自治州地圖”，宣傳他所謂自治条件。

鑑于这种情况，刘市長又对群众作了一次动员，提出了三項根本意見，要求大家相信党，相信政府，要从达族更好的發展利益出發，同時明确表示：自治州需要上級考慮，除此之外，提出了四个建縣和建区的方案，供大家考慮选择。群众本來不愿意离开齐市另立門户的，右派分子卜林見势不妙，当晚又召集他的爪牙們策划对策。他听到有人在彙报時說“自治州、縣群众不太知道，主要是教員活动的太嚴重”時，他就找色热說：“有人說教員活动自治，你可要注意方式啊！”当下他們把活动方式轉向了“發动基層干部和群众”。他們向老年人、向不認字的群众去進行欺騙，使六十多歲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州”的老李头，也在会上大吵大嚷，說什么“不論什么，越大越好！”

第三天和第四天的會議，党的領導已經無从實現了，各組在卜林及其爪牙的控制下，分別到供銷社買紙，划地圖。會議上，关于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團結，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重大問題的討論，都听不見了，有的只是卜林及其爪牙們反党反政府分裂民族團結的叫囂。这次會議終於半途而廢，市的領導不得不回到市里。后来，省委統战部張瑞林部長來到齐市，又親自領導达族代表進行許多天的廣泛深入的座談商量，最后由达族群众自己选择建立了目前的梅里斯区，才完成了更改工作。

这一段歷史过去不久，达族人民从这段歷史上完全可以看出卜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惡面目，看出卜林反党集团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共產党的領導还能存在嗎？社会主义建設还能進行嗎？各民族的友爱團結还能存在嗎？卜林的狼子野心我們是親眼見到的，达族人民还不該記取这段歷史教訓嗎？

卜林在省市文字會議背后的陰謀活動

杜春志

右派分子卜林的幕後活動是無孔不入的，他借今年省市召開的關於達呼爾文字座談會的機會，暗中進行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動，調集他的反黨集團分子污蔑、攻擊黨的領導，煽動“自治”，並且對他們的“自治”活動作了許多方針策略性的謀劃，明顯地暴露了卜林集團分子們的狂妄野心。

調兵聚將攻擊中央領導的文字會議

五月四日市民委召開了文字座談會，當時統戰部和民委辦公室的負責同志均赴省開會，卜林就趁此機會，將其反黨集團分子們喚來，發動了一次兇猛攻勢。參加會的卜林集團勢力除該集團的骨幹吳維榮、吳文盛、阿鄂、色熱等以外，還有集團分子和被拉攏對象七人，占到會人數的百分之六十，從而操縱會議全局，使研究達族文字的會議變成了攻擊中央領導的十二月文字會，反對達文以斯拉夫字母形式的決議，攻擊黨，並攻擊達族正直幹部。

會議由卜林以達語工作委員會和民委副主任身份主持，他含糊其詞地傳達了十二月文字會議精神，然後就徵求對達文的意見。卜林集團的“打手”色熱首先開炮，他声色俱厲地說：“十二月文字會決定用斯拉夫字母形式，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我們不能同意。這是蒙古族想用文字同化我們”。接着阿俄就大罵“中央創造的什麼吉巴文字？他媽的達語工作委員會是幹啥的？專家他也是那麼回事，他們都向着蒙古，他們創造的文字卻不如我阿俄創造的，沒人學他那個玩藝兒。”又說：“茫哈代表黑龍江二萬五千名達族同意斯拉夫，誰選他的？他媽的，他能代表達族嗎？我們不承認這個代

表。”接着有人攻击茫哈“变成了耳聾眼瞎的人，听不見群众的呼声，看不見群众的情况”，說他“不能代表达族”。會議十分紊乱，参加会的几位民族中学的教师憤然离去。主持會議的卜林却对这种超出會議范围的污蔑、辱罵默默的加以鼓励。

飯館旅社皆有活动

市文字会只开一天。这極短的时间里，吃飯住宿都成了卜林陰謀活动的宝贵时机。在回民飯店吃飯時，卜林鼓动到会的人說：“有了文字，大家不要吵了（即指对文字形式的意見），还有一件大事，自治問題沒解决，應該在这上面使勁。”飯后到旅社又說：“我到中央看到各地要求自治的信件有一百多封，”并捏造中央的口气說：“人大民委办公室主任夏輔仁說了，搞不起州來最低也把納文慕仁盟恢复起來。”色热乘机向区鄉干部宣傳：“达族干部如果搞不起自治來，將來都要給子孙万代留下罪名。”煽动他們和卜林集团一起發动群众，要求自治。卜林反党集团并用晚間在龍沙和卜奎旅社召开了秘密會議，研究了自治州方案，發动他們回去向群众宣傳。

黑龍江旅社的秘密

市文字会后不几日，卜林就率領其集团分子們赴哈去参加省文字座談会。开会前，黑龍江旅社四楼的一个房間里，由吳文盛、卜林主持，卜林集团分子們謀划了在这次会上怎样進攻。卜林向他的帮兇們授意說：“自治州和自治縣，現在都有了这个条件，齐市郊区和富裕縣都有区域自治的愿望。民族中学分校問題已具备了条件，可以提出。漢族移民迁入达族部落造成草甸子少、牛的飼料不足，也需要提出”。他們还研究了自治以后的干部不足的問題。最后他們決議：“自治問題要提，干部問題要提，文字問題也提，但是次要的。”也是在这个黑龍江旅社，卜林还和多俊臣（达族、富裕縣統战部長）、林青（黑河地委統战部付部長）、阿鄂等人策

划，在要求建立“自治州”的時候，應該尽量把鄂倫春族也拉進來，因為他們人口少，國家會給特殊照顧。如果建立“自治縣”可將富裕縣的原三、六、七區的一部分划入，將縣址設在寧年或梅里斯。如果都不成功，也一定要把莽格吐一帶的草甸子保持住，並且謀划將訥河的保安鄉准备迁入內蒙的达族，迁入到离寧年較近的索倫鄉或莽格吐，並將杜尔門沁和全和台一帶达族迁往莽格吐，使达族聚居区脱离齐市，連成一片，以迫使中央从居住条件上考慮达族的自治州問題。卜林并與黑河林青、杜振奎謀划：为了使黑河地区的达族也要求“自治”，向省要求組織齐市黑河兩地达族互相參觀，借以醞釀“自治”。

座談会惡气遮天

省的座談会是五月十六日召开的，這時梅里斯达族区付区长茫哈也由內蒙赶回来了。卜林深知如果茫哈在会上發言就不能順利地發动攻势。为了把已經准备好的炮彈毫無阻碍地放出去，他事先就和主持会的省委统战部楊部長說：“群众都对茫哈有意见，这个会是不是不叫茫哈發言。”当布置了这道防綫之后，就組織力量从文字問題开始進攻。首先是阿俄站起來提出了：“中央通过的斯拉夫字母形式的文字是蒙古人造的，不能去学”。接着色热也提出質問：

“托达叶瓦（参与达文的創造工作的語言科学專家）的發言是什么意思？”何玉也別有用心地質問：“十二月會議上为什么蒙族也举手通过決議？他們能代表达族嗎？”他一致攻击斯拉夫字母形式是蒙古族搞的，于达族不利。这样的挑撥离間，使本來同意斯拉夫字母形式的富裕等地代表，也怀疑了中央的意圖，不再坚持原來的意見了。

文字會議將要結束，卜林集团分子又要求再开一次会專門談“民族問題”。这次会上，自治問題、干部問題、草甸子問題都按他們的謀划提出來了。他們并且具体地提出要調黑河地委统战部長林青（达族）到郊区工作，企圖篡夺郊区的領導权。